新夜報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星期三

第二十號 今晚一張當日零售大洋二分

即晨報晚刊 隨次日晨報附送

上海晨報社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定報價目 （本埠）每三個月大洋一元 （外埠）每三個月大洋一元五角 廣告 一欄每行四角 六欄每行二元四角 餘類推 刊例函索即寄

社址 上海山東路 電話 總經理室 編輯部 營業部 電報掛號 中國電報局 大北電報局 英文掛號 CHENPAO 郵局信箱 二〇四五 本國及日本（每月）大洋七角（三個月）二元（全年）七元 香港澳門蒙古新疆每月一元 歐美南洋每月二元 郵票九五計算 寄費在內 報資先惠 晨報廣告一欄每行三角 六欄每行一元八角 正面加五成

熱河形勢極度緊張
日機五架轟炸朝陽義軍
投下三十餘彈並用機槍掃射半小時而去居民恐慌
錦東日軍已紛紛西開朝陽附近兩軍現正在激戰中
湯玉麟決全力抵抗華北將領應召到平

（本社二十日北平電）承德十九日上午一時五十分電、十八日下午二時許、突有日機五架飛至朝陽、向下投約彈卅餘枚、並開機關槍掃射、歷半小時始去、聞電報局附近落彈五枚、有三枚未炸、形如迫擊砲彈、其他炸燬情形不詳、天南嶺方面亦有糾紛、居民頗恐慌、

（本社十九日北平專電）湯玉麟十九日電平、報告前數日有日子彈車一列由北票開義縣接濟守備隊、至朝陽寺被義勇軍擊毀、日兵均死、日方乃藉口於十七日將錦州日軍開北鎮、向朝陽寺出動、十八日晚五時日機五架到朝陽投卅餘彈、並以機槍掃射半小時始去、迄十九日尚與義勇軍激戰中、平政委十九日晨開會討論此事、並有電報告中央、

（本社十九日北平專電）華北各省駐軍將領、爲鞏固華北治安問題、擬短期內分由防地來平、與張學良磋商辦法、徐永昌準備來平、如不及離晉、或派楊愛源北來、傅作義商震決三數日內啓程、韓復榘行期尚未決定、王樹常屆時亦須趕到、

（本社十九日北平專電）此間當局通令各報館、通訊社、及電信檢查處、所有軍事消息、一律不准發表、榆關甚平靜、熱河方面情形日益緊張、據云當局對熱方已有充分準備、日人藉口蒙匪擾亂熱河、將對熱有軍事行動、張搴抵平後與張（學良）已有數次會談、因華北大局危險未過、暫不離平、

（路透十九日北平電）張學良今日午後接熱河主席湯玉麟來電、內稱昨有日機六架、以炸彈轟擊朝陽、官場聲稱、關東部下軍官名石本者被華兵拘捕一事、中國官場毫無所聞、衆認石本案件、僅爲日本軍界藉以展其懷抱已久的野心之託詞、且據日方消息、石本在北票爲義勇軍拘去、查北票位於「滿洲國」境內、故負責者應爲日人、而非華人、再與日軍交戰者、僅爲義勇軍、中政府正式軍隊並未加入、但若日軍謀取熱河、則湯玉麟準備以其所有兵力抵抗之、據本地報紙消息、在過去一星期中、日軍在錦州與朝陽之兵力、約計有六千人至八千人、蒙匪受日本軍界人員之唆使、已屬有小衝突、日軍遲早間將侵入熱河之說、漸信而有徵、外人方面對於石本案件之是否僅爲毫無關係的事件、抑爲日軍侵犯熱河的開端、現尚未能斷定、惟數星期來、聞日人已準備侵熱之地步、天津日人通信社、代表日本陸軍之觀念者、宣傳尤力、北平一般輿情、大都以爲在調查團離華以前、不致發生範圍廣大之衝突、不過日本軍界將有何種行動、誠莫可逆料耳、日使署方面、以爲日軍侵熱之說、殊不足信、

張炎獵影 十九路軍六一師副師長 在泉州[illegible]

中暹訂約 我方準備談判

（路透十九日南京電）聞中政府準備向暹羅政府談判、訂定條約、中政府曾屢向暹羅前政府接洽立約事、但未成功、今暹羅新政府已告成立、故中政府擬復申前議、頃悉

鴨綠水漲 東路軌道被沖毀 貨車出軌死多人

（路透二十日哈爾濱電）七月十六日鴨綠江因雨汎濫、中東路軌一段、在博克圖東十六哩爲水沖毀、適有貨車一列車、向西前進、越出軌外、司機者及其他六人當場因傷殞命、貨車十六輛皆毀、查此車失事前三十分鐘、西比利亞快車曾經過該處安然過去、蓋其時路軌猶未毀也、

宋財長在廬山小憩 不久將來滬籌商財政

財政部長宋子文、此次在漢口與蔣委員長、會商財政辦法後、即赴廬山往晤林主席、並在廬山逭暑數日、近傳宋部長有即日返京來滬、再商財政問題之說、尚屬過早、茲悉宋夫人張女士、亦已於日前赴廬山、宋氏來滬消息、宋宅及各方均未接有電告、但有許多文件已轉送廬山處理、據此情形、似宋氏在廬山尚須躭擱時日、日內不致動身、惟據銀行界消息、謂財宋最短期內、或將來滬一行云、

哈埠慘劇 海灘碼頭陷落 淹死男女多人

（路透二十日哈爾濱電）游艇俱樂部海灘之碼頭、昨晚發生慘劇、該碼頭本已腐舊、復有男女老幼游客數百人、羣集於此、候船過江、不意碼頭忽陷落、人皆落水、俱樂部會員等馳往援救、將落水者曳起、有婦女多人尚緊抱其子女於臂、救起時已氣息奄奄、不得不施行人工呼吸急救法、救者游泳數小時、救起多人、惟溺死人數、現尚未查悉、

陳章甫任瓊綏靖主任

（本社十九日香港專電）政會決委陳章甫爲瓊崖綏靖主任、陳俟令下、即在海口組公署、

俄丐案 下星期四開審

俄丐喬其拉地基夫病死案、經剖驗後、第二特區法院當局、本定本星期中、舉行公訊、惟今晨據蕭書記官長表示、特院爲欲確切明瞭死丐之鼻傷、究係肧胎於何時、以及確定屍體之顏色問題、故命法醫、加以精密檢驗、預計須再閱五六日、始可完全竣事、故本定本星期中公審、不得不展緩至下星期四左右、屍兄對於本案、現下並無任何意見或要求、惟特院爲使社會各界明瞭計、決當依法進行也云云、

減免房租糾紛 俞鴻鈞願聽公評

本市減免房租問題、自經市府俞秘書長、召集業主與房客代表、徵詢一切意見後、經呈本市各法院暨市黨部社會局、纂代表、互相商洽之結果、乃制定減免標準、藉泯一切糾紛、惟是市民聯合會等各團體、對此項標準原則、大爲不滿、甚至要求中央撤換俞鴻鈞、對房租減免問題、須另行從長討論、此事今晨據俞氏談、本人對於房租減免問題、完全按照事實與法理、制定此標準原則、初無任何偏袒、各方儘可參閱內容、加以研究、是否有倚輕倚重之處、市府對於此事、原則既經制定、認爲無須更改、本人對此、願靜待當世之公評、至外間毀譽、是否另有作用、本人惟有問心無愧耳云云、

越界築路交涉前途樂觀
工部局定念七日開董事會討論
如能完全通過則接商詳細節目

下次董事會

收回越界築路草案、昨日上午十一時、由市府代表俞鴻鈞偕財政局長蔡增基、於往訪費信惇之時、將修正各點、親交費氏後、費氏當允於開董事會時提出討論、今日星期三、原係工部局董事會例會、但因費氏尚未到局辦公、故未提出、茲探悉該項草案、決於下星期三董事會開會時提出、日期爲本月廿七日、如此會能將草案完全通過、別無修正、則全案即可告一段落、以後祇須俞費兩全權代表、再就原則上討論詳細節目、與實行辦法可也、

俞鴻鈞談話

據辦理此案之市府祕書長俞鴻鈞談、辦理該案、工部局與市政府、均處於誠意及協調的精神、工部局認租界以外之界外馬路、其主權應屬於中國政府、市政府亦認上海之發展、中外人士、在在有與工部局合作之需求、故現在進行會商之際、雙方均有誠意之表現、苟無誠意合作精神、縱使方案辦好、亦祇一紙空文而已、又何貴乎有此一舉、故本人認爲此次論經濟上工商業間、無不辦理此案、極爲順利、且不久即可解決云云、

兩紗廠日軍允撤退 惟尚無確定時期 俞鴻鈞將再交涉

豐田公大兩紗廠之日軍、日方當局、有延不撤退之意、此與我國領土主權、顯然大有關係、記者因於今晨、再訪共同委員我方委員俞鴻鈞、據俞氏談、日對兩廠日軍、並無不允撤退之表示、惟一再表示該廠日軍、在一二八前即已駐在、現下則尚無確切之撤退期間、本人當令屢次敦促、兩廠地在華界、應由華方保護、日方當表示我方理由正當、惟以僑民關係、一時未能確定時間耳、本人決待日方之答覆、必要時並當向日委嚴重敦促云、

外羅談熱事 中央已令張力抗 熱湯亦準備迎擊

（本社二十日南京專電）羅文幹因東北形勢嚴重、外交不可無人主持、赴漢之行、已打消、

（本社二十日南京專電）羅文幹語本報記者、（一）熱河問題忽趨嚴重、日本發大批公債、亦可見侵熱野心、十七日下午七時中日軍隊已在熱邊境發生衝突、凡事須靠自己、中央已令張學良對東北須決心實力抵抗、張亦有電來、如日軍再進犯、決準備痛擊、東北叛逆曾屢勾引湯玉麟附逆、均被湯拒絕、湯亦已準備抵抗日軍進犯、（二）日僞調查團提議召集國際會議、解決東三省問題之說、惟政府並未得知、蔣公使亦無報告、外部已派朱鶴翔赴靑查詢、（三）十一月間美國選舉總統後、國際形勢或將變化、影響於遠東局勢、亦未可知、（四）滬協定簽字時、國人

中山艦定下週駛京 扣港各艦中央亦派員交涉

海軍部收編粵中山艦、已派魚雷游擊艦隊司令王壽廷赴廈辦理、今日記者赴本埠高昌廟海軍當局叩詢、據答王司令因中山艦事赴廈、現該艦已完全辦妥、下星期即可駛京、不過現所辦到、祇接收一部問題、須該艦到京、再由海部核定辦法云云、嗣又聞被港政府扣留粵艦十一艘、祇卸去羅盤砲門等重要物件、並無重大損失、故一俟交涉辦妥、即可北來、海部亦派梁廣謙羅軼羣二人赴港接收云、

閻鶯姦殺案中嫌疑犯
釣鰲客今晨開審詳情
死者之母傷重不能到案正犯亦在逃未獲
嫌犯姓程名梅仙供出師徒關係不知兇案
被告律師要求開釋不准要求交保亦不准

改期再審

本埠女相士閻鶯、突於昨日下午四時半在跑馬廳平樂里（西藏路八十九號門牌）被人刺殺、當時畢命、其母王吳氏亦受傷甚重、由捕車送仁濟醫院、經過已記今晨本報早刊、昨因說出閻鶯被刺、實與其舊情夫釣鰲客有莫大嫌疑、捕房得知遂派西探長好爾斯會全華探多人、馳往梅白克路釣鰲客住所拘捕未獲、隨折至西藏路新世界旅社二樓二二九號房間將其拘獲、並搜得與閻鶯合攝小照一幀、一併帶回捕房、今晨解第一特院候訊、鐘鳴十下、馮世德庭長升刑一庭公案傳訊、

捕房意見

首由捕房律師汝保彝起立報告意見、謂有點可以證明到案人程梅仙（卽釣鰲客）殺人罪與殺人未遂罪之嫌疑犯、（一）據被害人王吳氏在醫院供、死者之被謀殺、程有莫大嫌疑、（二）據調查所得、本案正犯范瑞賓（晨刊寫范才寶一名范鴻生在逃未獲）之識死者、係程所介紹、故將其拘案、至死者王閻鶯之屍體、則今晨已由鈞院檢察官蒞所檢驗、王吳氏之傷勢、今據仁濟醫院醫生報告、驗得係用三叉尖刀所刺、計額上二刀、胸上一刀、胸上中刀之處、幸皆在一邊、尚無大礙、故目下傷勢雖重、或可無生命之虞、然一二三日內當不能到庭作證、目下捕房要求將程梅仙拘押一星期、俟緝得正犯之後、再行核審云、

釣鰲客供

嗣庭上訊問釣鰲客據供名程梅仙、浙人、現年四十八歲、住梅白克路餘興坊四號、業相士、閻鶯在十三歲時、其母王吳氏以家境貧苦、將伊送至本埠三馬路某妓院爲娼、我當時見生得非常清秀、故費洋一百四十元將伊贖出、由己之（已離妻）妾清教伊相面云、庭長遂問、你們二人尚有其他關係嗎、爲何二人合攝一照、程支吾其詞、謂僅有師徒關係、現在因伊吸食鴉片、故已脫離、脫離之後、伊卽自立門戶、其初營業甚佳、唯烟癮亦日深、中日戰事之後、伊因營業一落千丈、不可開支、乃由其母說項、仍隨余合作、我卽令伊趁此解除烟癮、伊三次解掉、依然三次吸上、今且日吸紅丸三四元、我乃召其母來、交還其人、因我事務很忙、伊吸烟、我不能一輩子看住她、或因此而其母懷恨在心、有意誣衊耳、至誰人殺伊、我實不知、直至茶房來報告才曉得、前十數日、死者來向我說、姓范的帶一武裝之人、來向我說、我卽實一切不知云、

探目報告

繼由老閘捕房承辦此案之探目報告拘捕梅仙經過、並述昨日下午四時餘、死者家之娘姨至捕房報告出了殺人凶案、探等當卽馳至平樂里死者寓所、見死者倒在房門外庭心血泊中、乃將其母卽車送醫院、供出本案與釣鰲客有關、並說凶犯范某、約四下午來一次、昨日上午來一次、昨日下午第三次、卽叫娘姨出買香煙、遂拔刀行兇、並查得釣鰲客欲將死者帶至漢口營業、曾被王吳氏拒絕、請庭長查察云、

不准交保

至此、被告律師程梅仙之代理律師余華龍、要求依照刑訴法第六條規定、將程開釋未准、及要求交保、亦未准、庭長諭程收押、改期一星期再審、查程身材短小、禿頂、目炯炯有神、穿白汗衫、紡綢褲、襪統卽落踝上、衣冠甚不整齊、據熟悉程之某律師云、其先乃安徽人、向在杭州福綠巷相面、識士娼某氏、教之相術、卽相偕來滬行業至今云、

美輪船主失蹤 搜查迄無着

本埠捷江公司之宜昌輪、由滬赴渝、十五日到漢口、是日下午三時十五分開輪、船主密克洛J. Miclo.尚在船內、至三時二十九分、該船便告失蹤、迨報告上江美艦搜查、沿江亦無密之尸體發見、迨昨日宜昌輪抵滬時、美海軍又到碼頭禁止全船職工乘客走漏一人、逐一盤詰、並經長時間之搜查、迄未發見嫌疑、密氏是否自殺抑被謀死、迄尚不明、今日該行派西人與菲門赴宜接充該輪船主矣、

陳孚木辭本兼各職 呈文已送出意態極堅決

交通部次長兼招商局監督陳孚木氏、近以辦事方面不甚順手、曾有倦勤之意、今日記者赴招商局探詢、陳氏尚未到局、陳辭內幕、外間咸甚祕密、據熟悉者云、仍不外與無綫電合同有關、嗣又據接近陳氏者談、陳氏正式辭呈、昨已送出、且意態頗堅決、如中央准辭後、陳趁此炎暑、將往青島或南洋二地擇一避暑云、

收回領港權運動 駕駛公會呈部建議三項

本埠航界駕駛公會前開執監會議決、收回全國領港權、上年呈財海交三部力爭、因滬戰而停阻、緊于一二八日軍之偸上瀏河、日艦之自由之出入浦江、均領港權旁落、而致門戶洞開、召寇入室現更決議再請中央乘此收回航權之時、將領港權首先收回、由國人自辦、呈文中辦法分三項、（一）請全部收回、將會中所用外籍解職、以後領港公會、有領港出缺、或增加名額時、祇可雇用國人充任、（三）上年與該會交涉、允先增用國人領江五名事責令尅日履行、此文今明日可送部、

黃楚九遺產 法院體䘏債權 希望早日拍賣

第二特區法院、關於黃楚九遺產標賣問題、經定於本月三十日舉行、惟是一部份債權律師、則羣起反對、記者爰於今晨往訪特二法院當局、據談、該院對於此案、認爲早一日拍賣完竣、卽可早一日減去債權人之痛苦、蓋黃氏生前、負債殊多、長此遷延、不特未能清償債務、且會計師與律師之公費、則將與日俱積、遺產拍賣後、該項公費、自應扣除、則債權人尚可按照餘額、平均攤派、若果長此遷延、恐將拍賣所得、祇足償付全部公費、債權人反不能得絲毫惠、且依照現下情形而觀、以遺產拍賣所得之攤派債務、恐亦成數甚少、故特院對於定期拍賣之舉、似尚無變更之必要云、

保障佃農租田辦法 內政部擬訂原則九項 分咨各省請參加意見

（京訊）關於保障佃農租田辦法、前經內政部土地司擬定提案、於民國十七年十二月提出第一次民政會議、當經大會議決、將原提案略加修改、由部呈院轉呈國府核定公佈、樹爲標準、以便遵行、嗣由中政會秘書處發下與此案有關係文件三十六件、經該部詳加審核、重行擬定、租佃暫行條例草案十二條、復經中政會議決指定前內長趙戴文、暨易培基、孔祥熙、蔣夢麟、胡漢民、諸委員審查、當時僉謂吾國農業狀況非獨南北懸殊、卽在一省、亦多參差互異、應先將全國各地農業情形、租佃關係、調查確實、然後依據調查再擬辦法、該部亦曾遵照此項議案、於十八年六月間咨令各省將調查結果送部、是以此案擱置迄今、無從辦起、該部某要人告記者曰、內政部以此案關係農村經濟、農民生活、極爲重要、且現在共黨潛伏、各處恆利用業佃關係不良之點、以爲煽惑農民之具、爲防患於未然、在土地法未施行以前、此項保障佃農之條例、實有極早製定施行之必要、特根據各方材料、擬定保障佃農辦法、原則如下、（一）繳租應以徵收當年當地之生產物爲限、（二）繳租最高限度、不得超過當年正產物收穫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三）副產物品概歸佃農所有、（四）包佃包租制及預徵地租、應嚴行禁止、（五）押租金及類似押租之抵押品、應嚴行廢止、（六）佃農如能完全履行其義務、除地主收回自耕或土地所有權移轉於自耕農時、出租人不得任意撤佃、（七）收回自耕之土地、再行出租時、原佃農有優先承租權、（八）地主典當或出賣土地、佃農有先承典或承買權、土地所有權移轉時、除移轉續承佃權、（九）佃農如有對土地有特別改良之設施、解佃時得要求地主予以賠償云、上列原則、內部昨已咨請各省查照、就地方實在情形參加意見、迅予見復、以便彙合[illegible]、俾[illegible]租佃[illegible]條例[illegible]施行云、

五省部隊圍剿共匪 湘王師克復彭匪老巢 桂王周兩師兼程入贛 閩軍全體向贛西總攻

（南昌通信）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各股赤匪、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卽環巡竄擾于湘贛粵閩邊境、以上各省邊區、被匪蹂躪殆遍、尤以贛湘閩爲最烈、查赤匪自于去年劃定贛閩邊之瑞金甯都興國會昌廣昌石城尋鄔甯化武平門洲等爲僞江西省、以瑞金爲赤都瑞寧雩三縣作爲僞中央區後、卽以此爲發號施令根據地、以粵邊各縣作爲游擊區、以便掠取給養、製造槍枝、作爲擴大赤化之用、惟赤匪近以閩南大軍雲集湘東亦布防嚴密、乃集中全力向贛南粵軍猛撲、打通贛江東西兩岸交通、會竄粵北、據軍界消息、朱毛彭三大股於月初集中贛南之南康會昌尋鄔後、彭德懷部約二三萬人、槍萬餘枝、由南康大庾以攻南雄之西、毛澤東率贛南各農匪及獨立師出信豐以攻南雄之東、而朱匪僞四五等軍約二萬人、槍萬餘枝於本月支日由筠門嶺攻略尋鄔後、再由安遠侵入三南、一策應彭毛兩匪、而牽粵軍在東江兵力、近數日來李漢魂張達各部雲集粵北、在贛南邊境、與朱毛彭主力血戰、極爲激烈、據軍事家預測、赤匪之犯粵在北、仍是游擊性質、其初目的、截擊贛南余漢謀部、奪取槍枝、今既未達目的、惟有掠取給養而已、俟飽掠後、仍當退回瑞金老巢、以圖苟延殘喘、三省勦匪總司令何應欽、對於赤匪之不肯放棄贛東南僞赤都、早已洞燭其奸、故對於湘粵桂閩贛剿赤部隊均已嚴令粵閩邊瑞金爲會師目的、以冀將匪主力一網打盡、查刻下會剿朱毛彭部隊、在贛者除粵軍外、約十四五師兵力、將近廿萬人、粵軍方面除任贛之余漢謀部三師外、近又加入李漢魂張達等師、湘軍方面由湘東入贛會剿者、有王東原陳光中陶廣約三師兵力、閩軍方面除十九路軍三師計四五萬人外、尚有劉和鼎張貞及盧興邦約二萬人、桂軍王贊斌師亦已由粵韶到達贛南邊境、周渾元師正在預備開拔、總計五省會剿匪部隊總在卅師兵力、何應欽此次赴京轉漢、關於各省部之分布連絡、剿赤軍餉項、均已與中央及蔣委員長商有具體計劃、而粵陳桂李湘何及閩（蔣光鼐）以匪此剿彼竄、終非了局、均已下斬草除根之決心、刻各部均已動員、由非匪區向匪區進擊、逐漸縮緊、以收聚殲之效、頃得三省剿匪總部捷告、（一）大庾彭匪、經李張兩師擊退、大庾尚稱安謐、（二）南雄毛匪、亦因李漢魂擊退、斃匪極多、（四）和平一帶、東江駐軍開到防堵、可無問題、（五）彭匪在上猶老巢營前、經湘軍王東原師率汗張兩旅將匪之工事摧燬、十日下午全部佔領營前、斃匪極多匪尸遍野、彭匪在此之僞軍團總指揮部湘贛省政府紅軍無綫電學校赤色郵政局、農民銀行等四十餘機關、均已搗燬矣（七月十六日晨）

最後消息

（本社二十日北平專電）李頓顧維鈞乘二號機北上、二十日午抵清河機場、一號福特機二十日早五時飛濟、備其餘四代表乘坐、下午三時亦可到平、

（本社二十日北平專電）中東列車在烏吉密沱站被自衛軍攻擊、死護兵十八人、被俘五十一人、主要目的爲獲步槍子彈、北滿大雨、戰事不烈、日機亦停攻、

（本社二十日北平專電）僞國決委張景惠繼任陸軍部長、

亡國教育

「教育救國」，是否確係一句至理名言，不能不令人懷疑罷。民無水火不生活，但水火也很可以殺人，而且殺人的力量很大；教育固然可以救國，教育也何嘗不可以亡國。！

教育經費充足，教師安心盡職，學生敬愛師長，學校有如樂園：在這種環境裏，教學相長，大家切實研究學問，淘冶品性，鍛鍊體格，自然可以收到教育救國的功效。反之，學校徒掛招牌，經費時斷時續，教授自視等於江湖賣藝，學生自視髣髴逆旅過客；甚至學生方面，上課零落，集會叫囂，毆師辱長，興師問罪，而教師方面，不是迎合學生，就是謾罵學生，雙方全憑意氣，毫無人生情感：在這樣的學校裏造就出來的青年學生，是否可以弱負救國的責任，實在值得懷疑了。

不僅此也，一方面我們本國人自己辦的學校放縱到如此，使學生於數年之間毫無所得，固不足以言教育救國，而另一方面，洋大人在我們『貴國』境內辦的學校，除了少數較為開通的以外，依然有許多頑固的洋老師，牢守『扑作教刑』的中國古訓，對於中國學生，拳打腳踢，表示其帝國主義者的神威，甚至斯毀中國教員和學生所製的東三省地圖及歷年失地表，以證明中國人不配，而且不應再來紀念東三省及歷年的已失的土地，必俟中國學生全稱肯定的屈服奴性表現得十足，而後能手，有如公共租界某華童公學之所為，此則不但不足以言救國，簡直足以亡國。主人之教奴隸，帝國主義者之教其殖民地的臣民，當然除了奴隸教育以外無他路。如果華童公學這類洋老師的舉措是合理合法，中國青年學生絕對配受這種教育，則薰陶所及，我們可以擔保數年或十數年之後，中國人的奴性一定格外培養得有良好的成績。如果洋大人有耐性等到那時進兵，我們不但應該不抵抗，而且一定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我們不但不責罵那不抵抗的武人官僚，而且還一定會殺那抵抗的將軍抵抗的叛徒以獻媚於高興『君臨中國』的洋大人『亡國！亡國！』可以如願以償。

奉勸愛國的民衆，我們以後還是拋掉那『教育救國』的迷夢，大家屈膝於『亡國教育』的洋大人威力之下去做順民，省得如今天一樣還有『國』可愛，有『恥』可記。我們敬謝華童公學的洋老師工作的緊張；同時，我們也得敬謝工部局華人教育委員會諸公度量的寬宏！

金融業市象鬆滯
厘拆兩項俱較昨價軟

今晨市場中以人跡稀少，買賣不勤，卒至收盤，亦提早半小時而即散市，蓋交易寥落，市價無人爭持，隨便定價，聊以點綴市景而已，實少重大交易可紀，緣近日天氣奇熱，人多怕動，故懈於從事，晨市洋厘為六錢九分四厘半，較昨午微跌三七五、而較昨晨僅差一毫二忽半、銀拆更為鬆弛，祇有六分市價，較昨又跌四分，銀拆頭襯異常充裕，拆票交易供求反致平淡、計轉帳欵四百十餘萬，新交易三十餘萬，做出洋欵交易，早市亦僅四十七萬五千，鈔票場內二萬、場外八萬、支票無交易、銀行交易四十萬，輔幣單角小去二三厘，計為六錢○九厘、交易三千五百角，雙角亦較昨晨小去一厘半、為五錢九分○半厘、交易九萬五千角，銅元微長五百文、為四百二十四千五百文、交易四萬○七百五十二千文、計代價銀欵九千六百兩、

洋厘	六、九四五〇〇	拆兌	一、一七六、一〇
銀拆	〇、六〇〇〇〇	銅元	四二四千五百
轉賬	〇、六〇〇〇〇	衣牌	二九四八
單角	六、九〇〇〇	角坯	〇二五一
雙角	五、九〇五〇〇	貼水	〇〇四四

不景氣的山西現狀
天災匪禍交相迫……謀生艱難
工商業凋敝不堪……經濟破產
禁毒雖嚴販者多……來源未絕

（太原通訊）山西累遭旱災、兵燹、三年來一再紛亂、茲者已收拾貲力、而民間由於資本主義者之勢力闖入農村、生活程度提高、謀生愈艱、都市則增多流氓、鄉村則時蒙匪擾、禁毒愈嚴、毒犯反增、重兵駐入各縣、本為維持治安、保衛閭閻、反因就地勒索糧草、重為民苦、兼以今春少雨、麥收不良、端午節後、各縣雖頗傳有雨、而不久各地受害冰雹之訊、亦漸次傳來、晉省向有洪洞麵一種、各縣銷售甚廣、換言之即各縣仰給甚要、乃昨午據洪洞縣人云、上月三十日下午、該縣驟雨如注、中夾冰雹、大如臭球、歷時二鐘、積厚冰雹一寸有餘、田禾已打毀淨盡、麥收既蒙損失、秋收已然絕望、沿洪洞一帶、均受雹災、霍縣則冰雹尚有大如雞蛋者、而蒲州所屬一帶、則因旱魃成災、棉花王蜀黍等均皆枯萎、人心恐慌、糧價飛漲、小麥每石已漲價至十四元上下、并垣生活狀況、則較天津等處猶高、麵粉時價、兵船牌者每袋三元七角五分、雙象牌者每袋三元八角五分、本省電燈公司及晉豐公司所售出品、每袋三元九角五分、洪洞小磨麵、每百斤九元五分、晉祠大米每斗一元八角、普通大米每斗一元四角、小麥每石十一元、一般平民、每日苟無洋二角五分、則腹胃問題、無法解決、一切菜蔬、亦甚昂貴、苟無職務、停留此間謀事者、維持生活頗感不易、而各縣時聞匪擾、到處難免路劫、行動尤令人戒心、以故人民購買力弱、各商號大批存貨、無法推銷、全省商業、幾如停頓、太原市則較大商號、時有倒閉、茶館飯館反形增多、良以此等用女招待、吸誘顧客、狂蜂浪蝶、日逐其中、反得利市三倍、工業方面、則自去年為止、開設者已有榆次晉華紡紗廠、新綠裕雍紡紗廠、及太原之晉生工廠、豐陽泉之保晉公司、太原之晉記德記兩家煙草公司、惟以小規模事業、資本不多、均利值此不景氣盛重期中、與商業界同一病況、凋敝不堪、晉記紙烟工廠、開辦之始、本係由在先之綏民煙廠經理、趙智恆糾合華北製煙工廠及德記煙草公司三家合併、欲大加擴充、旋以資本僅止五十萬、不敷支配、方議得山西財政廳加入股本五十萬元、於去年三月定期開辦、乃德記中途變更、自行退出、仍自開設、僅憤晉記損失三萬元、晉記由滬請來技師工人後、即行開工、開工未及四月、內部即生齟齬、延至八月、即行停工、遣散工人、旋由關係方面派人整理內部、遷延復遷延、至今春三月、以查出趙智恆張學文從中舞弊二十六萬餘元、遂將趙智恆送交法院檢察、張學文已攜晉赴滬、旋四月初張學文來晉向陽曲縣府投案、遂被拘禁、迄今以證據毫無、未能審判、而晉記公司由則公家改為晉華公司、已於七月一日開辦、惟聞內部尚有問題、迄今仍未開工、德記公司、則因欠省銀行十萬元借貸、無力歸還之故、由公家併入晉華公司、其經理崔卜丞、即係省銀行司庫、因是公家認為亦係舞弊、迄今猶在陽曲縣收押、至晉記公司之趙智恆、當末次檢察官檢察問訊時、責問既無證據、何以迄不過堂押我何為、檢察官即答聞主任說你舞弊、舞弊當然聽候判決、所以不能放你、日昨突傳法院將判趙無期徒刑、此外如晉華裕雍兩紗廠、亦陷累難堪、裕雍出品、今春因向銷陝西河南者、均匪徒遍地、交通阻梗、未能運出、殘無交易可做、遂即停頓、晉華紡紗廠內況若何、外間幾無知者、有之亦均揣測之詞、六日下午、記者因便赴榆次、就便欲參觀該廠、乃遭婉言拒絕、適同學某君由平歸來、彼叔父在車站接彼、相遇於途、詢之始悉此君即任事該廠、遂返該廠少憩、因天晚不令參觀、僅詢悉該廠現狀、不惟不能與昔日相比、即與後起之裕雍紗廠相比、亦已不及、因廠中重要職員、常因另謀活動、久不在廠、而一切交易上之手續、又非經此數人洽頭不可、故春間累有交易、因此均未做成、而目下外來之紗、已比春間每包跌價三十餘元、晉華之紗、則仍是春間定價、因此無人來問、以故現存紗二千七百餘包、無法售出、每包價三百元計、則八十一萬餘元之存貨無辦法、前途實堪虞、至如陽泉之保晉礦務公司、內部腐敗不堪、現據其內部職員所言、鑛廠方面存鐵五百餘噸、煤廠方面、則出品銷售、均形銳減、公司中則風潮時生、將來不有大力者整頓、非至坐吃山空不已、今年開辦之晉恆紙廠、出品雖不甚良、惟營業方面、可與晉生工相比、均可望不至虧累、工商俱現苟延氣息、誠不知何日是了、而反形活動者、則是販運毒品之煙販、依常情而論、官方雷厲風行查禁、販者總必斂跡、而事實上竟是相反、日今省內外破獲毒案、未見若何減少、南北汽路沿縣暨省東省南反形增加、其故則因失業者衆、生活太艱、不得不挺而走險、因禁之愈嚴、賣之者愈不易、販者則不惟托意揩銷、且輸入雜貨、亦易銷售、獲利既豐、則雖嚴刑峻法、亦難肅清、輸入徑途、在昔僅為正太鐵路及清化兩處、近則陝西亦設有製造巨廠、由觀音堂茅津渡及沿黃河各口、均能源源輸入、官方正籌堵塞來源辦法、再看將來如何耳、禁毒品委員會又定特賞辦法、加緊查禁、已呈准省府、自七月一日起、開始實行、凡軍警發查獲料面、嗎啡、高根、海洛因每兩賞洋十元、查獲金丹、每兩賞洋五角、以處罰嫌疑犯之罰金作充賞專欵、惟自查禁毒品以來、尚有兩巨案中之罰金迄未解決、一為查獲電燈公司職員在公司內販毒料面案、一為榆次縣中西飯店宿客販毒料面案、當案犯人槍決已一月有半、當時處罰中西飯店十萬元、未會交欵、將經理郝寶鑑、管押陽曲縣、處罰電燈公司五萬元、亦未交欵、將營業主任李緒管押軍法會審處、限期七月三日到期、如不交款、即強制執行、沒收各該商號產業、兩號均以事體過大、董事會無法辦理、一面召開股東會議、一面呈請緩限、省府已批示展限一星期、將來如何結局、未可預測、惟販售者之增多、又類皆抱成則發財、敗則了卻此生之觀念、堪為禁毒之隱憂、（了愁自太原）

消弭內戰切實辦法
停止供給軍閥作戰之工具
如壓迫過甚全體罷市抵抗
平商會祕書長談

平商會祕書長趙公瑾對記者談平市人民對消弭內戰及切實辦法云、自民國以還連年內戰、窺其原因厥在糧秣、軍需之充足、然此種之供給、均出自民間、商民等以供給軍閥以糧秣軍需、不啻助長內亂、且因連年所受內戰之影響及痛苦、實深厭亂、決心一方面敦促軍閥之覺悟、一方面使無作戰之工具對一切應差均不供給、如軍閥壓迫過甚之時、祇有全體罷市以抗之、決促成消弭內戰、培養國家原氣以謀對外方法、河北省毗連東北、外交關係綦重、在目前形勢之下、國內戰爭、可以影響河北之治安與存亡、河北商人對於生命所託之舊都、除盡其職分內之工作外、對於內戰有絕對不能贊同之重大原因在、中國之民元以來、一般軍閥、凡有擴充爪牙、增補軍隊多在北方徵募退補、現在此項軍人投閒四散者不下百萬人以上、而河北省即佔十分之六、若一旦內戰發生、市民失業、此輩久經戰陣、何為而不可、換言之、此輩將因內戰而有流於土匪之資格、糜爛地方、曷所勝言、此又一反對內戰之理由也、前節所云之罷市以抵制內戰、為商民一致之心理、若果軍閥不惜民艱、商民除走此一條路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故預料若有內戰發生、此次決定可為商人一種最後的抵抗武器、又如罷捐罷稅亦為商民走頭無路之一種反對內戰之手段、總之、國家已到危險萬分地步、而華北現狀尤其危殆、軍閥稍有人心、即不應再作內戰之舉、否則吾儕商人除實行其有效的最後辦法外、祇有束手待斃而已、

青島的平民寫眞
勞力所得勉強過活
當局設施尚稱盡力

（青島特約通信）凡是一個大都市、不論中外古今、沒有一處平民不是佔到最大的多數、所以都市平民問題、便是都市中第一個最關重要的大問題、要是這問題得不到相當的解決、都市的不安、立刻可以暴露出來、正不必社會學家去作詳細的觀測哩、青島為華北大埠、現在還能夠太太平平、過着熙熙攘攘的日子、沒有暴露着不安的形態、就是青島的平民、雖不能豐衣足食、都還可以勉強維持的緣故、

在青島最苦的平民、第一要算拉大車的大車夫、終日像牛一般拉着、面孔上掛滿了煤灰、衣服上讀滿了油蹟、簡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然而用力雖多、所得報酬、卻甚微薄、竭一日之力、不過大洋四五角而已、因此除窩窩頭的享受、還有他們的份兒之外、其餘一切的一切、只有眼睜看着他人、滴滴涎沫罷了、比大車夫較高一籌的、便是修路的路工、雖然工資的收入、與大車夫差不離多少、可是勞力的支出、要比大車夫省得多啦、由此推而上之、第三把交椅是清道夫、第四把交椅是搬運工人、第五把交椅是人力車夫、第六把交椅是商舖中的大司務、第七把交椅是沿街叫賣的小販、第八把交椅是機關中的公役、第九把交椅是工廠中的工人、第十把交椅是路局工匠、此輩每月收入、至少總在二十元以上、五口之家在青島這樣的生活狀況之下、可以勉強維持毋須憂慮了、這便是青島工人階級中所顯著的一重階級的情形、至於講到工人的家庭、眞眞抱獨身主義、無牽無掛的、要佔最大的成數、如同大車夫、清道夫、搬運夫輩、幾乎十之七八是沒有家室之累的、惟人力車夫、機關公役、及工廠工人等、則都半有家有室、此等婦女、多數也在工廠作工、無工可作的、便幹些洗衣縫補等事、博得蠅頭微利貼補家用、至於小男孩和小女孩、在天熱的時光、提着帶桶的跑到海岸去拾去蛤蟆、蛤蜊、螃蟹、小蝦之類、日換數十文、可以買個白麵饅頭充飢、也可以略減父母們相當的負擔、冷天時則到垃圾攤中、檢拾那已燒未燼的煤核、為家中生火的需要、有時六七十歲的老婆婆、也有撿着小孩、共同操作這撿煤核、拾螃蟹的工作、就是收入較豐的人家、也不肯牽窩坐食、這也許是山東人勤儉之風、有以養成之吧、食、大抵都是每日兩餐、早餐在上午九十時之間、晚餐在下午三四時左右、可以說是山東一般的風俗、就是經營大買賣的商舖、也以日食兩餐的要佔到最大多數、不過食品方面、不能不有高下之別罷了、貧民食品、以甘儲為主、間雜以粟、豆、高粱、小麥之屬、而以蘿蔔、大白菜、菠菜、大蔥等、為佐食之需、極貧之家、甚至有用甘儲絲晒乾磨粉、製成團子、以供常食、只是他們吃慣這種食品、看他們津津然似有餘味、並不覺得十分苦楚、生活過得去的人家全都吃的白麵饅頭、白麵條、有時也吃一兩餐大米飯、換換口味、住的問題、在平民住宅沒有建築之先、最艱苦的都住在已經廢棄的幾個砲台洞中、如同第五砲台、第四砲台等處、全給這些勞苦同胞作了公館寓舍、享受穴居野處古風、比較收入較豐的、都在四川路、滋陽路、土溝、馬蜂窩一帶、自建勞舍、聊避風雨、後來譚愛倫女士、獨捐了五萬元鉅欵、向市府領到了一方公地、建築了數百間平民住宅、前年和去年、市府也在市庫中撥了三萬塊錢、在四川路建了不少平民住宅、給一般無可容身的平民一個收容之處、可是這幾個砲台洞中、前面的搬去、後面的搬來、挨挨擠擠、依舊萬分興旺、去年竟把砲台擠坍、壓死了幾個勞力、市府這才命令、公安局迫令遷移、并且每家給了三十元的遷移費、強制執行、才把砲台洞完全堵塞、可是馬蜂窩、四川路一帶的草房、迄今還是鱗次櫛比、現在市府又因此項建築、非特觀瞻不雅、而且警察為難、業已擬定團島路上的一塊公地、每家發給十二塊錢的遷移費、又在強迫他們遷移到團島去了、

平心而論、青島自經我國接收之後、歷任長官、對於平民的設施、確稱得起一聲「盡心力而為之」除建造平民住宅、上面已經說過、不必再提外、就是救濟事業、有平民習藝所、有乞丐收容所、有游民感化所、每逢寒冬、施棉衣施麵粉、似乎都能量力而行、所以乞丐雖有、白麵客實佔多數、（日本報謂青島有九千乞丐、不免擴大其詞、其實青島乞丐決不會在千人以上）大車夫雖苦、卻不多覯、所以市區之內、勉強可以樂業安居、還不致有破敗決裂的現狀暴露出來、青島正是現代中國一個小小的桃源哩、（七、十六、谷香）

公債價一致猛跌
因受時局影響

今日華商證券交易所、因下午停止交易、所以上午交易格外旺盛、統計前後二市期貨成交額幾達五百萬、但現貨仍甚寥落、祇編遣及鹽稅有少數之交易、今晨各債開出、因傳日本有更進一步之計劃、圖再事掠奪、並國際情勢漸趨惡化、故債價一致跌落一元左右、其中尤以統稅跌一元四角為最巨、關稅裁兵次之、念關跌四角為最少云、

粉市微漲
津叙定滬澳粉後 對申粉辦意仍濃

今晨芝坎麥電、各月計漲六角至四角、粉市上午開盤、人心隨之俱佳、空戶抵補固多、然浮多吐出者、亦復不少、客幫束手不辦、阜豐廠拋售近期、但不湧旺、半日間買賣仍淡、成交數祇十三萬包、各價收盤、比上日些微上漲而已、結果七九月計漲半分、八月不動、十十一月漲二五、十二月漲半分、至頃傳數日之澳粉津幫確已定進九月期二十萬包、價為二兩七錢五分、送天津、但係津銀、合申元一兩八錢、該幫方正在接洽中、頃至記者屬稿時、尚未正式成交也、茲將今晨各月收盤價分列於下、

七月份	一、八四〇〇
八月份	一、八四五〇
九月份	一、八六〇〇
十月份	一、八七七五
十一月份	一、八九二五
十二月份	一、九〇二五

芝加哥麥電	星期一	星期二
七月份	四四、五〇〇	四五、六二五
九月份	四六、八七五	四七、八七五
十二月份	五〇、三七五	五一、〇〇〇

坎拿大麥電	星期一	星期二
七月份	五五、二二五	五五、八七五
十月份	五六、二二五	五六、八七五
十二月份	五七、六二五	五八、一二五

標金形勢呆定
大條報跌

今晨標金形勢呆定、無大變化、只有二兩餘上落、初英美銀電均報跌一二五、但被英美匯水均長一分至一分二五抵銷、開低故九月份開盤人心趨疲、二兩三錢、為七百五十兩○五錢、元亨來進、一躍一兩半、少一二五、美匯勿更、香港升令開出在五十兩左右、英金掛恆餘來售復見盤少、九點半先九點光景到五十二兩、同泰昌一二五、繼復四十九兩半、後至五十兩○五錢、九點三十八點○四分為五十兩四錢、時三分為四十九兩二錢、恆興恆餘大德成實進、扯上二兩餘、十非吸十一月美金三十元之一二五顧、至十一點鐘志豐永上場來賣、削落一兩餘、到五十兩○一錢、後直到午收、僅有四五錢盤旋、計五十兩○七錢、比上日下午收市跌去[?]、半日開盤最高價五十二兩、最小價四十九兩二錢、計有二兩八錢上落云、

金業交易所通告云、現因氣候炎熱、自今日起下午營業時間、暫改為二點三十分開盤、到四點鐘收盤、特此通告云云、

外匯

茲據（十九日）英倫電訊、大條銀均三次報跌一二五、計近期十六辨士八七五、遠期十六辨士九三七五、腳地因缺乏供給而跌、美國少出市平、收市後少變化、又美銀價亦小一二五、計二角六分七五、至於匯豐掛牌、英金掛小半擋、為一先令七辨士七七五、法匯小三個為七百四十七法郎、香港加一二五、為七十八兩一二五、印度小半羅比、為一百○九羅比、荷蘭跌二五、計七十三盾、新加坡降二五、計一百四十兩二五、德匯跌半馬克、計一百二十三馬克二五、惟美匯不更、仍為二十九元二五、惟內部市況尚屬平穩、乃標金只有二兩餘上落也、自早開出價、英金八辨士○六二五至一八七五、進價八辨士○六二五至一二五、美金出價十九元六二五、至三十元○六二五、進價二十九元七五至三十元一八七五、殆各銀行當日成交、匯豐賣與麥加利九月八辨士○六二五、正金賣與匯豐、大英十月八辨士一二五、美金中法進七月二十九元六二五、八月六八七五、浙江出十月二十九元九三七五、華比麥加利均進十一月三十元一八七五、浙江匯豐均進八月二十九元七五、午收英金美匯均與早開同云云、

金業交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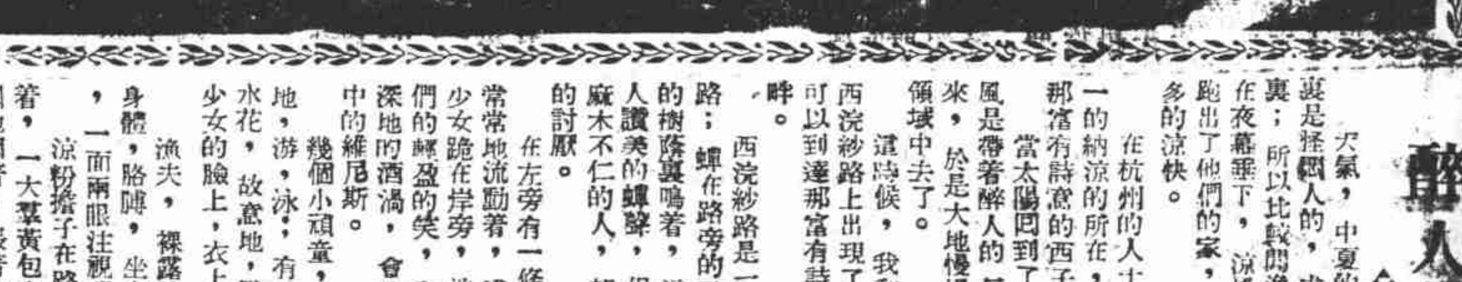
九月份標金上午開盤	
最高價	七五二、〇〇
最低價	七四九、二〇
午時收盤	七五〇、七〇

▲匯豐掛牌各匯

英匯	一先令七辨士七七五
美匯	二十九元二五
法匯	七百四十七法郎
香匯	七十八一二五
印匯	一百〇九羅比
荷匯	七十三盾
新匯	一百四十兩二五
德匯	一百二十三馬克二五

朱慶瀾到粵情形

（廣州快訊）廢止內戰大同盟會、代表朱慶瀾、[?]、[?]劍等、自[?]、九日由滬首途、十一日抵港、在港酬酢甚忙、至昨十三晚、始乘省港夜輪泰山號晉省、昨十四日上午六時抵步、廣州市商會各委員及本市各慈善團體代表數十人、均于是晨齊集碼頭歡迎、朱氏登岸與各歡迎者一一握手寒暄畢、旋偕往長堤亞洲酒店休息、與各代表談話、說明廢止內戰大同盟意義、早膳後即與各歡迎者、分乘汽車前赴東山葵園訪晤唐少川、嗣後繼赴貓兒崗訪蕭佛成李宗仁、陳濟棠等各西南要人、對於此次處置海軍事件、甚為欣喜、以今後救國途徑、惟抗日剿共與收復東北失地為目前急務云云、朱氏又分遞函各要人請求加入廢止內戰大同盟、各要人均表示贊同、旋即告辭返寓、市商會乃於昨十四日下午二時、在該會舉行歡迎會、由朱氏演說鼓勵全國商人加入廢止內戰大同盟運動、是晚六時並在亞洲酒店設讌為朱氏洗塵、觥籌交錯、賓主盡歡、記者亦被邀列席參與盛會、得與朱氏晤談、作下列談話、（問）先生今日抵省乎、（答）然、九日由滬首途、十一日到港、略為酬酢、至昨晚始乘省港夜輪來省、今晨抵步、（問）先生此次南來同行者何人、（答）有陳立廷、衣良劍兩先生、（問）廢止內戰同盟會宗旨如何、能見告否、（答）近日外侮頻仍、非全國一致對外不可、擬以集合全國民衆倡議廢止內戰、一致團結對外、故成立斯會、（問）大會組織內容、如何（答）全國民衆以內患頻仍、非團結一致、難以禦外侮、故上海市商會、銀行業同業公會、錢業同業公會等四團體特發出通電組織該會、至該會組織殊為簡單祇設名譽委員若干、常務委員若干、主持會務而已、（問）先生此次代表大會南來任務如何、（答）兄弟及陳李兩代表、奉派南來與粵省當局斡旋和平、免再發生內亂、及與各團體接洽一切、（問）大會章程內規定在必要時、得設立分會事務所、將來應有設立否、（答）未定、聞朱氏三數日內即離省而返滬云、七月十五日、



醉人的薰風
△西浣紗路上
何大忠

天氣，中夏的節季裏，正是擾悶人的，尤其是大都會裏；所以比較閒逸的人們，都在夜幕垂下，涼風習習的時候跑出了他們的家，希冀取得更多的涼快。

在杭州的人士們，認為唯一的納涼的所在，當然的，是那富有詩意的西子湖畔。

當太陽回到了他的老家，薰風是帶着醉人的氣息陣陣地吹來，於是大地慢慢地跑入夜的領域中去了。

這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在西浣紗路上出現了。由這裏，可以到達那富有詩意的西子湖畔。

西浣紗路是一條很短的馬路；蟬在路旁的點綴滿了綠色的樹蔭裏鳴着，這也許會被詩人讚美的蟬聲，但是在我這個麻木不仁的人，却只感到更多的討厭。

在左旁有一條小河，水是常常地流動着，淺，清；幾個少女跪在岸旁，洗着衣服，她們的輕盈的笑，和臉上兩個深深地的酒渦，會使你疑是神話中的維尼斯。

幾個小頑童，在河裏往來地，游，泳，有時激起許多小水花，故意地，濺在那些浣衣少女的臉上，衣上。

漁夫，裸露着他們黑黑的身體，赤脚，坐在岸旁抽旱煙，一面兩眼注視那張着的網。

涼粉擔子在路旁，電燈下停着，一大羣黃包車夫和小販團團地圍着，張着大口在喫。

轉了一個彎，是北浣紗路，再板橋路，轉出了板橋路，那就是充滿着噪雜的延齡大馬路了。

△熱鬧的市街

延齡大馬路，在杭州，要算是一條熱鬧的市街了。在這裏有高大舒適的旅館，汽車像流水般向着湖濱馳去，當然的，這裏面的人都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日裏伴着太太和電風扇，晚上跑出來兜兜風。

黃包車夫跟着長衫客人，眼裏充滿了祈求的願望，嘴裏喊：

——先生，坐去，兩隻角子！

——不要，一隻角子。

許許多多的飲冰室和大菜室在這裏排列着，綠色的電燈，玻璃裏的啤酒，工作着的電風扇，擺動着臀部的，多肉感的女招待，更有留聲機器和無線電收音機的各種使人沉醉的音樂，我想，假使在這種世界裏，一定會忘記了門外的喧擾的，不過在我這個窮小子却不會涉足過。

各色各樣的人，都在這街頭顯現了；不過有些是[?]着[?]子的，有些也是孤獨的，我們真有些兒感傷呢！當然沒有女性點綴着：呵！

從延齡路經過了仁和路，在這裏有所謂杭州各界人士的遊藝處——大世界，門前炫着電燈，五色的，雪亮地，在那裏是沒有夜的，恐怕就是指着這種地方罷。

人擠着人，像一隻小籃子裏的許多蠶互相擠着一樣，汗淌着，陣陣的從人們的身上出來的臭氣在空氣中瀰漫着。

走過了仁和路，那就是新市場了，到大禮堂看電影的汽車是這樣上車的。

走完了新市場，有北伐陣亡將士的紀念塔，所謂[?]的西子湖畔就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了。

北新橋
露潔

到過北平的人們，都知道有一個地名，叫作「北新橋」的。據父老們傳說，這個北新橋的名字很有來歷的。事情是這樣；在建築那個橋的時候，監工的是皇帝親自派的監員，但是從開始那天，一直工作了數十天，也沒有成功，最大的原因，是一根橋柱立不起來。這樣一來，橋當然建築不能完成，於是監工的官員，急的不知道怎樣好，深恐萬歲爺的責令下來，是無可辯法。他只有滿斗焚香，在深夜裏禱告神明，請神仙幫忙，說來也奇怪，有一天晚上他夢了一個夢，是一個白鬚的老頭兒和他說：「不打緊，你明天懇求河裏那個老烏龜就行了。」

第二天他擺上許多豐腆的禮物，在致祭那隻老烏龜，果然，當天晚上，老烏龜像人似的來見這位大臣，黑漆似的面孔，眞使他有點害怕，但是有求與牠，只得硬着頭皮說：請牠一定要幫忙，事成之後當奏明聖上加封，牠聽着「加封」兩個字，是何等的快樂啊！滿口擔承允駝這個橋柱腳，俾得完成整個的橋。可是牠最後說：「我駝橋腳不打緊，但是什麼時候才得出來加封呢？」聰明的大臣毫不思索的對牠說：「橋一舊了，你就可出來了。」牠聽了是滿腹肚皮裏喜歡，明天橋腳就豎了起來，監工的大臣，很滿意的覆命，同時奏明了原因，由金口[?]光的皇帝，給這個橋賜了一個名字叫「北新橋。」那麼這橋永不會舊了，老烏龜也祇得永久永久的撐着橋腳一直到現在。

她失望了
（維俊）

誰都替她傷心說：「怪可憐的女孩子，被人捐棄了！」

她是在某女校的初中部三年級求學，溫和的性情，好像小鳥依人的一般可愛；美麗嬌顏，誰見了都要動心；她是一個未曾老于經驗的一個女學生，年方二八的女子，品學兼優，同校師生，都讚許和尊重她。

和她同居在一塊兒的是一個美少年，雖名義上算是某大學的學生，可是整天地在追逐女性，他見了這女子，那裏會不動情呢！相處日久，漸漸的甘言密語的誘她，她起初認為是眞心的愛她，而同他打得火般的熱。

一天，她在校中歸家，瞥見他同一其他一個女郎，攜手並肩的走着，她見了不禁忿怒而傷心的歸家號淘痛哭，不再和從前的一般活潑嬌美了！終日愁眉百結，她永不再喜悅了！看破了愛情，唉！愛情便是這樣麽？我不禁為她落淚恨他情不專了。

搖船姑娘
槳兒打破了波心的明月
——西湖的夏夜之二——
癸

「要船嗎？先生！」搖着芭蕉扇的舟子到處迎著人們：「乘乘風涼，聽聽小調兒。」——話是說的這樣動聽。不很會玩的也想玩了。到了這境界八角一元大洋是不會吝惜的。攜手跳上了船，離開岸，槳兒一下一下的打破波心的月明。因為一片碎金，船首向碎金中去。在無數的船的身邊擦過，他們的船在水面是擲梭一般的滑。坐在上面的人，看去都像神仙。我們的是這樣的穩，搖船的姑娘有氣沒力的撥着槳。她總一面搖一面很善意的告訴人們關於湖上的近事。「那點着兩盞燈的，就是唱小調兒的船。三盞燈的却是賣水菓的」唱小調的是武林班的失業男人、賭場的最好。十多支船裏「麻島（晉巧）兒」很好的，一個唐子，五十多歲了。」「他們唱的兩個人一組，雇一隻划子，三一三十一分金銀，他們能唱的處是玉堂春，唐子算命，西湖嘆十聲，煙花女子嘆十聲。：：：：很好聽的，任憑客人點着唱，唱一支全本玉堂春要一塊錢。」「現在八點多鐘正是好時候哩。」一